



## 用直觀塑記

熊適逸

「中國沒有彫塑家」這一句話並不是太瞧不起中國人，實在是中國沒有一件好彫塑品。現在的兩位彫塑家——李金髮和汪小鶴先生——也沒有什麼作品給社會鑒賞。談到從前的呢？簡直沒有人提起過「泥塑木彫」是一句表示中國彫塑不行的成語。中國的好彫塑物麼？不然！「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。」沒有伯樂，所以中國的好彫塑物都被埋沒了，甚且不僅埋沒，還糟蹋毀壞了！中國不常有伯樂，外國卻常有伯樂；你瞧，我們的「千里馬」被外國的伯樂牽去了多少呵！江蘇吳縣和崑山縣合轄的用直鎮裏，有一座保聖寺，是梁天監中造的。年代久了，照着「天演」的公例，是要倒了——裏邊許多不相干的泥塑羅漢，也要隨着牠同歸於盡了！看過甫里志（甫里即是用直的舊名）的先生們，雖然知道這些羅漢是唐開元中楊惠之所塑的，仍然覺得與他們風馬牛不相及，倒毀了算了！民國七年，顧頡剛先生偶然看見了，知道是

名塑，讚歎了一番，也就算了。不料再過五年（民國十一年）重遊的時候，才知道破廟會倒的泥塑會坍的！美術品會變成瓦礫的！惱恨得說不出話來，和陳萬里先生拍幾張羅漢的像片，向各處接洽，作保存的運動。據說運動了一年，沒有見着什麼效果，便在努力週報上做了一篇記楊惠之泥塑羅漢像，爲牠呼救。後來高夢旦和任叔永兩位先生，向江蘇當道請求保存，這才算是救得了幾尊歷劫不毀的羅漢。怎麼叫做「保存」呢？怕要我解釋幾句才明白。就是把羅漢由瓦礫中搬了出來，放在一所大約三五年內不致倒坍的，而且空氣極流通的破屋子裏邊。想必是怕空氣不流通，與羅漢爺的衛生有礙。若是移到精美一點的屋子裏去，又怕養成羅漢爺的驕奢習慣罷！當時送了六張照片，顧先生還做了幾段文章，在民國十三年的小說月報第十五卷第一號和第五號上面登載了。我們中國人對於這幾位該坍毀而未坍毀的唐塑羅漢，所做的便終

止於此，也可算是仁至義盡（？）了！

「千里馬」是有了！但是「伯樂」呢？顧先生陳先生不能算，高先生任先生也不能算，江蘇的當道更不能算了！我現在硬要把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的教授大村西崖氏比做「伯樂」，想必諸位不致於不顧事實說我媚外親日罷？大村在東京，得着朋友陳彬蘇先生一封信，和小說月報中幾張相片，便不遠萬里而來。到甬直去參觀真慚愧，他出國的時候，還怕這種寶物保存得太嚴密，外國人恐怕看不到，覺得一切事宜都躊躇可慮，然而畢竟冒險危險來了，我們這一些正在喝涼風的羅漢，被他飽看了五天，他請攝影師照了二十八幅相，回國去便出了一本吳郡奇蹟塑壁殘影，前面做了一篇洋洋萬言的考。這本書賣價日幣十二元，前年初版，今年已經再版了！人家出的塑壁殘影在那裏暢銷，我們的塑壁殘佛還在那所破房子裏喝涼風呢！我在到甬直去之先，及回來之後，和人談到楊惠之的塑像，許多人還問我「楊惠之是什麼人呢？」我不得不藉這個機會和大家介紹一下子。

楊惠之係唐代開元時人，可算是中國空前絕後（至今日止，以後的我不敢說。）的大彫塑家。元代的劉秉元還是趕他不上。他和吳道子兩個人同師梁代張僧繇的筆法作畫。（有人以為他們兩人都是張僧繇的學生，這便錯了。）兩人的藝術都好，命運却有窮有通。吳道子的名氣偏偏比他大，他不甘居人下，拋了筆硯來專攻彫塑。於是也名重一時，和吳道子相伯仲，當時便有「道子畫，惠之塑，奪得僧繇神筆路。」的話了。

唐代的寺觀，最盛行畫壁；吳道子所畫的壁，兩京的寺觀，差不多都畫遍了，真是大名滿天下了。楊惠之要和他對抗，便創作塑壁；壁上的山水雲，比畫的還要像真一點！不愧為彫塑聖手。宋代郭河陽所創的壁影，就是師楊惠之的塑壁而作的。楊惠之之一部著作，名曰塑決，可惜不傳了。

楊惠之的作品，據記載中看來，有京兆長樂鄉太華觀的玉皇大帝像；汴州安業寺（睿宗延和元年改名大相國寺）淨土院大殿內的佛像，和技條千佛；經藏院後三門上的兩座神像；和那個殿裏面的維摩居士像；還有洛陽廣愛寺三門上的羅漢，和山亭院的楞伽山。楞伽山塑得極好，唐末廣明的時候，黃巢之亂，所有京洛間的寺觀多被燬了，惟有楊惠之所塑的東西，却沒有弄去，想必是愛惜牠的精美罷。後人看了多半題詩在壁上，相傳都被留守刑部侍郎晁直諒剗去了。還留了二詩：一首是李琪的：「善高天外遠，方丈海中遙。自有山神護，應無劫火燒。壞文侵古壁，飛劍出寒霄。何以蒼蒼色，嚴粧十七朝。」他一首少了頭兩句，是唐沙門淨顯的：「靈異不能栖鳥雀，幽奇終不著猿猴。為經巢賊應無損，縱使秦軀也漫勞。珍重昔賢留像迹，陵遷谷變自堅牢。」塑壁的名貴，可想而知。見了陝西臨潼縣驪山的福嚴寺，傳是用開元時華清宮的餘材所建的；寺裏佛殿的塑壁，也是楊惠之的作品。江蘇崑山的慧聚寺，也有楊惠之所塑的毗沙門天王像，他旁邊的兩個侍女，形態尤妙。宋龍圖閣學士徐林（字稚山）做了一篇記，說牠是塑品中的傑作，後人千萬不可妄加修治，使得反失去其真。但是畢竟被後人修改了，以致失了初意。鳳翔縣

東天柱寺裏的維摩像，也是楊惠之塑的。蘇東坡的詩說：「……今觀古塑維摩像，病骨磊砢如枯龜……此叟神完中有特，談笑可卻千熊羆……至今遺像兀不語，與昔未死無增虧……」看這幾句詩，可想見牠的神妙了。太平清話中說：「楊惠之從塑工妙天下，爲八萬四千手觀音，不可措手，故作千手眼。今之作者皆祖惠之。」至於楊惠之的畫據張愛賓的歷代名畫記裏說，西京千福寺東塔院的壁畫，涅槃變相和鬼神圖都是精妙絕倫的。關於楊惠之的塑像，還有一段軼事：相傳他在京兆的時候，曾塑了一座當時的名倡留孟亭的像，故意把牠放在熱鬧的大街上。過路的人，看見牠，都以爲是留孟亭出遊，認識的人簡直上前去招呼牠。你想他的藝術像真到什麼地步呵！

繼楊惠之而起的彫塑家，有吳道子的門人張仙喬，（原名愛兒）王耐兒等，和元伽兒，李岫，張智莊等，都比不上。至晚唐五代，塑作粧變的名匠尤其來得多，然較之楊惠之更差遠了！

81021

中國一千二百年前的藝術神品，居然還留在人間無怪大村說：「此種名手真蹟禹域雖廣，至今尙得歸然可見，則研究古代美術者，其誰不驚且喜哉？方余披讀陳氏來書之頃，不禁雀躍，縱使真蹟業經後人修補，第其原作之美，固猶尙存典型，則其仍不失爲美術史上一大創獲也可知；嚮往之情，頗難自默，遂以語之正木校長，校長乃復爲余與外務省文化事業部長岡部子爵謀，遂由該部給以膏秣之費，而作用直之遊焉。」人家不遠萬里，飄洋過海來看這種東西，我們近在鄰縣的，還不該去

參觀嗎？前一個月，我和黃任之先生無意中談及彫塑的事，他便說將有角直之行，我當然馬上就和他訂了一個同遊之約。十一月十七日早晨八點五十分，由北站坐特別快車動身。十點多鐘到了崑山，同伴約下車，一共六個人：黃伯雨老先生，江問漁，尤信卿，黃任之，周靜涵先生和我。黃老先生今年七十二歲，這次的遊興最好，他是專爲塑像事而來的。沈老先生也有六十五歲，年來深居簡出，這種陰雲密佈的冷天，難得他攜雨傘，穿皮靴，披大衣出遊！

由崑山到角直的小火輪，每天只有一次，是在下午兩點鐘開。我們六人先到方唯一老先生家裏去，約他同遊，因爲角直的鄉董沈伯安先生是他的學生。他們幾位這次來，都因爲這是江蘇的古物，本省的人自然要比別人格外關心一點，特來商議籌款建築保存所的事。黃老先生便告訴方先生，說大學院已經答應出一萬元，還要一萬元，由大家募。他和方先生還有張仲仁先生，三人共擔任一千元，總可以做到。方老先生慨然說：「可以的，我怕還可以多擔任一點。」這種熱心公益的精神，令人欽佩！時間尙早，便在此處看方先生收藏的字畫書籍和金石。

在黃先生家飯後，我們就上小火輪到角直去。頭等票價三角二分，也只有一間，通只能容我們七個人。船開了，在這種灣灣曲曲的小直港裏漫漫的走。「原來小小的港裏，也有很大很大的船往來呵！」沿途撞見了好幾隻大帆船；到了吳淞江，船更多了。

我們上岸後，便有人來迎接。但是我們都以少觀佛像爲快，所以先到

保聖寺去。不到兩里路，便是保聖寺。吳縣縣立甫里小學就在這裏，我們也不參觀學校，便請他們帶我們到塑像前去。那時已經是五六點鐘，初冬的太陽，早已通電下了野，要等到明天才肯爲蒼生而東山再起！暮色朦朧，我們在像邊徘徊了好一會，沈伯安先生便借了一個手電燈來照給我們看。這實在不是鑒賞藝術的道理！我們只見五尊佛像堆在一所舊屋子裏，地下鋪滿了「塑壁殘塊」。前面中央一尊像，當然不是羅漢，沈先生說是達摩。（圖一）但是照着大村的考內說，「一尊瞑目定坐，高四尺，邑人呼之爲梁武帝」；顯然是這一尊。不過我們不能說沈先生不是邑人；到底這是誰，因此不敢決定。他身穿龍袍，面目短小，和後面幾位羅漢卻大不同。後面右邊第一尊羅漢，（圖二）圓顛，大頰，長眉，巨目，隆鼻，闊口，肥耳，粗頸，和上海英租界街上的紅頭阿三是一摸一樣；左手看不見，右手置膝上，神氣極自然。盤着左脚，右足的一隻大番鞋還沒有壞。向左一點便是中央，放的是一尊盤雙膝而坐的佛像。（圖三）像貌溫和，眉目上斜，足以表示中國人的面容。右手握住，左手張開，都置在膝上。再左又是一位太戈爾的同鄉了（圖四）張開口作猶笑的樣子，右手舉起來，展左手置在膝上，這一位的神氣也很好。最左又是一位「溫良恭儉讓」的同胞。（圖五）容貌比中央的一尊（即圖三）還要和氣一點；兩隻手都在袖子裏面，所以看不見。這幾尊佛像是什麼顏色，他們的衣服和袈裟是什麼顏色，微弱的手電燈光下，是辨不出的。這一下實在沒有看夠，所以仍留連不忍走。但是再看也沒有用，只得緩

步出來，往沈伯安先生家中去。

我這篇東西，對於塑像的記載，假使只有這一點，讀者一定是很失望，而要罵我的。我這次出遊，對於塑像，假使只看了這一會兒，也要和讀者一樣的失望，而要罵我自己的。所以當晚在沈先生家中，便商量來日的計劃。七個人當中，方老先生是不成問題的。他以半主人自居，陪我們來逛，佛像是他千百遍見慣了的。我私心非多看一天不可，但是有這幾位老前輩在那裏，我便默不作聲聽他們說好了。黃伯爾老先生的遊興極濃，很有留連的傾向。無奈崑山教育局和縣立初級中學請江問漁先生次日下午一點鐘講演，所以明天非走不可。小火輪在清早八點鐘開，而且只有這一次。民船怕不能坐。豈不是就此遊完了嗎？不然！一方是遊興未盡，一方是主人留客意誠，所以說妥了明天十二點鐘包一隻小火輪走。這一隻小火輪，八點鐘載客由甬直去，十點鐘可到崑山，馬上回頭，十二點鐘不是便可停泊待命嗎？載我們至崑山，正好趕上他的兩點鐘由崑山到甬直的原定時間。只不過累了江先生失一點鐘的信，就是；但是可以打電話招呼崑山教育局，告訴他們要遲一點鐘才能到。像這樣說定了才安心休息。我們那天晚上便在沈先生家裏把那本大村的塑壁殘影看好。那裏面有成片的塑壁，是現在沒有的。我們看見幾尊光羅漢，尚戀戀不捨；無怪大村看見許多塑壁，竟一連看了五天呵！

有許多我們沒有看見的，大村却看得很仔細。他的「塑壁殘影」裏面說：「該寺外門，爲乾隆磚造，形似牌坊，石作彫飾，雖交錯其間，然於考

古學術上殊不足道。復進數十武，門屋在焉，支柱微傾，有壁分立於東北及西北兩隅，是蓋昔置二神王像者，更越數十步，爲大殿，其前廂乃後人所增築，殿之營造頗古，察其柱腳之朽腐，卽知其爲五六百年前遺物，室已頽敗，由承塵隙處，竟可仰覘白雲動盪，佛壇後壁，亦塌損幾盡。壇以石築，高四尺五寸，左右二十二尺，前後八尺，上置丈六坐身之釋迦，左迦葉，右阿難，均爲高約八尺之立像。阿難像心柱已折，傾倚本尊；本尊跏趺，亦已破壞。三尊作風，雖非唐代，尙具古致。東西兩壁，顧氏所謂之羅漢像，散置其間。壁端山巖，樹石，雲水之配景，有關文獻，殊足令余驚喜。多年臆測之塑壁，今日始獲親視，誠幸事也……至顧氏等，則祇知有像，而不知有壁，良以塑壁之眞價值，於今日之美術界中，尙未爲人所認識故耳。今余乃於無意中得之，又安能不對之流連而不忍去乎？出殿後數十步，復有一殿，棟宇崩落過半，野草幽花，爭妍殿上，此室較大殿略小，而構造與大殿神王門正同，是可證爲同時所建者。殿後之相，爲後人所作，不足比擬大殿，蓋余此行研究之主要事，端在大殿及塑壁二者而已。」

81023

他這一段紀載，除了牌坊式的外門，我們在次日看見了之外，其餘的都沒有看見。數十武內的「門屋」，現在成了一座「過風亭」，添了一些近年不可少的點綴……標語和廣告。更越數十步的大殿，已經用竹籬圍住了，裏邊都拆去了。佛壇又用竹席包着了。這三尊「雖非唐代尙具古致」的佛像，無從瞻仰了。至於成片的塑壁，也沒有看牠的眼福，故不得不再引用大村的考了；他說：「塑壁起於殿前與金柱相並之樑柱，

由東南兩壁，經隅角至第二之樑柱而終。東西各橫四十二尺，高十三尺，下部高約一尺五寸，前後造四尺許石壇，側面雖有浮彫，以瘞於淺土而不見，壇上壁面，塑有山雲，石樹，洞窟，海水等；其間上下各處，配置羅漢像；惜乎後壁大部分與全壁之下方，剝落殆盡，土塊山積，更越數年，恐除此影片外，將無復若何形狀可觀矣。觀其作法，柱間磚壁，添附若干小柱，心木支材，則縱橫斜直，任意伸出；下部構以高低大小種種不同之木架，式承以壘甌，而附以捏泥；崇卑之土坡，突兀之山巖，卷舒之雲氣，由是而起。或植天然樹木，配以根株，或纏龍身於梁上，手術之純熟，可謂已屆爐火純青之候。而在其初益泥層之時，則束以麻華，復以麻交纏於外層泥上，宋李明仲所稱之泥作制舉此損裂破片之狀，可推而知。至其所塑山頂，石尖，雲頭，高及三尺，與昂身互相參差，致遮掩其所支之桁，自壁前觀之，有如覆蓋；其浮彫之處，僅石間深處與水波而已。粧鑿色彩，業已剝落，全體多灰白色，式間有黑褐色；製作之妙，雖山水名手，亦難與比肩。」

自然，大村的「更越數年恐除此影片以外將無復若何形狀可觀矣」一句話，成了讖語！並且他所看見的「羅漢之尙存於壁上者，東壁二人，一趺坐窟內，兩手作持物狀；一拱兩手，如正注視何物……西壁亦有二人，舉左手而伸右手者，一曲右手而伸左手者；尙有二人，垂首相對，度爲隨侍人物，不在羅漢之列。」這六尊像也無從看了，真是不幸呵！

次日一早起來，沈先生陪着，用過茶點稀飯之後，便又往寺裏去。先到寺前的香火橋，由橋直行百餘步，便是該寺的外門。門上有「輔揚顯秘」

四字，門內右側有一座八面刻經的小石塔。再往前走，便是前段說的「過風亭」式的「門屋」。向左轉便是縣立小學。五尊折下來的佛像，放在校舍左側前面的屋子（光明殿）裏。今天天氣好，看得很清楚，而且沈先生又命人把前面的活門一起拆下來，更是好看。這幾張照片，便是此時用快鏡拍的。拍時爲十五秒至二十秒，成績不甚好，想是拍時太多了一點。前面中央的一尊（像一）即梁武帝或達摩（雍容正坐，很有四大皆空的樣子。惟面紋衣褶，都不顯著，當然是後人修飾過了無疑。後面最右的一尊（像二）具有天竺人的模樣。不但牠的身體五官像，連他眉宇間那副神氣都像極了。要是粧變沒有剝落，和活的沒有多大分別。右手放在膝上，食指微微屈起，手背上的筋脈隱約可以看見，真是神品！後面中間那一尊（像三）比較起來差多了，便有呆板板的樣子。稍左的一尊又好極了（像四）面作惡笑，張口欲言，那種神氣也栩栩欲活。舉起的右手，指頭略斷了一點。身段很適當，衣褶極自然，非名手何能出此。最左的一尊（像五）神態也很好，頗有「善哉善哉」的樣子。可惜面容混沌，不見肌肉，不曉得是原作如此，還是修飾過多，以致失了原意。五像的周圍，放滿了的「塑壁殘塊」，又破碎，又剝落，叫人無法欣賞。反覺得有礙我們觀察這五尊佛像。大村對於這五像說：「其餘業經移置於陸祠前樓之羅漢，計有五尊。其一尊（即像二）高四尺五寸，據王氏所贈攝影而考之，則此仰觀石壁之羅漢，於未曾移置之前，其位置乃在寺中西壁北向垂首僧之後方上部；一尊瞑目定坐（即像一）高四

尺，邑人呼之爲梁武帝；一尊狀貌魁梧（即像四）高舉右手，且張口似欲與人對話者，其高度爲三尺八寸；一尊溫顏端坐（即像三）雙手置膝上者，高四尺；最後之一尊（即像五）高三尺七寸，眉目清朗作俯視之狀。此五羅漢尚存有崇禎時所補修之色彩，其技術之精，即其狀貌衣褶，較之南宋羅漢專門畫名手西金居士之作，實亦未遑多讓。東壁北端，舊有降龍一尊，毀於昨歲，今已不獲覩其全豹矣。惟餘殘存梁上之龍尾，尙足供吾人憑弔之資耳。……嘗讀奚士柱（字中石，清初人）保聖寺羅漢歌，其中有云：「一僧呪鉢起龍珠，一僧飛錫擾於菟，獨撐赤掌擒山鬼，更或青爐睇雁奴。亭亭鹿女啣花苻，獵獵烏巢風撲面，鵝聽講時貝葉宣，猿驚定處松陰轉。」首句適與前述中之一尊相符，由是可知尙有擾虎擒鬼等七尊。現存諸像中，有無與詩句暗合之像，則以斑駁過甚，殊難論定矣。……至於羅漢像衣褶樣式，宛然與宋畫之羅漢圖相同，其爲後代重建時所作也無疑。然更就其移置之二尊塑法以觀之，則其一爲半跏坐而仰視之狀（即像二）其一則爲定坐之形（即像一）面容衣褶，與其他各像，微有不同；尤以前者雙肩所垂衣端作卷雲形狀，更顯特致；是則或與其不同凡俗之面相，同爲惠之之原作乎？要正未可知耳。此像若在壁上原來位置，頰首詳審，其眦銳，如生之狀態，誠有不可言傳之妙趣在焉。若夫當陽之三尊像，以其別無傳說，常爲祥符重建時所作，而經崇禎時所修治者無疑，較之日本古像，實與承久二年（即南宋嘉定十三年）所作興福寺之世親玄奘兩軀，頗有相似之處；其非唐作，寧待

贊言。』照他說的看起來，像二兩尊，他也說極好，當是惠之的作品。這與我們大家的眼光相同的。但是對於圖四，卻一概抹煞了，我們覺得有點懷疑。這是要特別的考古家來研究了。

但是甫里志裏說：『大雄殿內供有釋迦牟尼，旁列羅漢十八尊，爲聖手楊惠之所募，神光閃耀，形貌如生，誠得塑中三昧；江南北諸寺所不能及。』又有明萬曆時長洲的許自昌（字玄裕，號去緣居士）說：『保聖寺十八尊羅漢塑像，位置錯落古雅，形模如生，乃唐代楊惠之所作……歷朝粉飾，漸異原本，然古致猶存，爲別處所無。』再考吳縣志和崑山志，也說是楊惠之塑的，所以我們可以不必懷疑了。大村所以對牠有點懷疑的緣故，是說保聖寺不是唐開元中建的，乃會昌滅法廢寺之後，祥符時重建，明崇禎時再加修葺。不過在祥符重建以前，這個寺裏已經有了楊惠之的塑壁；但是從開元時到那個時候，有了二百六七十年的久，殿堂同塑壁都損壞了很多，所以在重建的時候，仍然仿着老式子做去。沒有十分破壞的，便加起粧璽來還可以用；破壞不可修飾的，便摹着舊式弄起來。還有不足的就添補起來，湊足十八尊的數目。四圍的配景，也規撫原作而做，所以真態還不致全失。他詳細的說：『更進而觀其配景巖石，以心木支材，定於屋壁，其移動之難，雖非羅漢像可比，第欲將其截離爲若干部分，與心木共致之於新壁，飾新彩以存舊形，固亦未始不可也。至其巖石皴法，全屬唐風，不似宋式。徵之古畫遺蹟，如正倉院之楓蘇芳染螺鈿琵琶捍撥皮畫騎象鼓樂圖，黑柿蘇芳染金銀泥繪箱，智證大師

之赤不動尊；心覺阿闍梨寫傳之唐本大佛頂及毗沙門天王像等，均爲唐畫，或爲其摹本，或受其影響而成者也。圖中石皴，隨處皆表現唐人作風，亦即後代和繪皴法淵源之所自。是故保聖寺塑壁之石皴，與此正復相同。降及五代及北宋，此風丕變，頓易舊觀，徵諸今日尚有存在其真蹟之董源巨然之披麻皴，李成郭熙之渲染法，范中正之雨點皴，燕文貴之斧劈皴等，可以概見。若此塑壁不規仿祥符中之舊作，而使之爲全新之物，則非第與同時代之作風迥不相似，且於皴法之沿統上亦不無軋觸；是乃所謂楊惠之手迹之傳說所自本也。』

姑無論他猜疑的對不對，他對於保聖寺的建築，確費了一番功夫去考究。他說：『據吳郡甫里志所載，保聖寺創立於蕭梁武帝天監二年；明崇禎七八年重修時，大殿梁拱最高處之板，刻有歲月……歸有光之保聖寺隱安堂記，謂保聖寺創立於唐大中年間；僧明理之保聖寺法華期懺田記（元統二年立碑）亦云建於唐代；但甫里志則以爲實始於梁而不始於唐也。寺之殿堂，殆爲梁時之物，同書所紀，宋祥符六年賜紫僧維吉重建者即此……就余所見，則該寺當建於晚唐會昌滅法廢寺之後；祥符重建後，除崇禎時曾加修葺外，其餘事實，皆無可徵考。惟今之輓門大殿，及大雄寶殿之匾額，成於乾隆間，則較可取信耳。然乾隆時並未重修，殿堂，大殿，前廂之增築，屋內架棟變更舊制等，均成於崇禎時之補修；以故屋脊，搏風，飛簷之屬，盡失古致。至神王與後殿並無增築，構架柱礎，與大殿舊部無異，此亦爲祥符時所重建無疑。

81026

「茲更按照前年紫江朱氏見贈之宋李明仲營造法式一書考之，其料拱即明仲圖說之五鋪作，坐料之上，架以重拱，其外方二翹之一端，支以單昂嘴，頭翹之卷頭，與昂嘴伸出兩跳；（二手先）鋪作之上，承以正心桁，挑簷桁則承於昂嘴斗拱；其法式固完全照合也。又柱及大額枋上之鋪作，以昂身斜伸屋內，其端用單拱以支金桁；此種法式，亦見於明仲圖說。惟此殿於上述法式之外，加以插昂，以其端斜支長昂身之半。復以欲不掩佛像之光背，因之殿中遂不設天花板，棟桁椽桷，均由屋中可見。金柱檐柱間與搏風，均於枋上用重梁，從月梁之制，單步梁以雙步梁上之椽支其端，梁端皆用重拱，此種梁制，亦與明仲圖說相合。昂身後端支以金桁之制，日本鎌倉時代僧哲通（金澤大乘寺僧）入宋所圖五山諸堂記中，及杭州徑山之寺殿，均能見之。椽桷之制，雖不見於明仲圖說，而保聖寺之舊稱似屋角之扇椽者，固亦宋制也。更就保聖寺柱礎觀之，圓徑二尺五寸，神王門，大殿，後殿略同；檐柱礎石，用鋪地之寶蓮花，金柱用壓地隱起之牡丹花；花間復琢有化生童子，此與明仲圖說相同。第較諸盛唐以上佛像之花趺，及唐碑花紋，則各異其趣；究非宋代以前之作品。

一由是觀之，可知保聖寺實爲宋時所建，然若唐代或已有此法式，則仍無以決其是非。更徵於日本古代建築，其屬模仿唐風之遺構，如飛鳥，奈良時代之法隆寺，唐招提寺，以及平安朝之諸堂塔，有所謂二手先，三手先等；其所謂手先者，出於外部而不橫開，在隅角則由肱木之端而

成，如宋時營造法式之重拱，左右均較二翹拱中之頭翹拱爲長，且較長於三翹拱中之二翹拱；拱眼下廣上狹者，爲絕無之事；有之，當在俊乘坊重源仿宋式重建東大寺以後。以昂身支桁之法式，及扇椽之制亦然；蓋唐代並無此式也。深鑄於長安大慈恩寺雁塔壁上之唐刻佛殿古圖，亦足明徵。日本古刹中，宋式營造最顯者，首推鎌倉圓覺寺之舍利殿，及美濃多治見永保寺之開山堂，此種宋式營造，亦即李明仲圖說一卷頭兩昂三跳之六鋪作，其昂身伸出屋內，支桁之法式，一及扇椽，殆與保聖寺無異。唯舍利殿稍異插昂法式，「永保寺不用插昂，而以頭昂支二昂，爲不同耳。前者相傳爲北條時貞（弘安七年執政，應長元年卒。即元至元二十一年至至大三年）所建，當屬元初；後者文和元年（元至正十二年）建立，當屬元末；不獨表現宋風，且足旁證保聖寺爲宋代所營造。甫里志所謂保聖寺相傳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（距今九百十三年）重建之說，殊可徵信。此寺實爲中國木材建築之最古者，以其僻處窮鄉，故能獨逸紅羊之劫，踴然魯殿，誠不可謂非大幸事也。」

就是對於這些羅漢，他也很用了一番考據的功夫去研究的。他的論調，非介紹不可：「十六羅漢，其事出於玄奘三藏所譯之法住記，吳道子弟子盧楞伽之遺作中，亦有小本圖，及南宋鄧椿始錄之公也。畫之真偽，既莫辨，恐不足憑信。據可知者，十六羅漢畫塑，實始於唐末五代之禪宗，昭宗乾寧光化之祭，蜀畫人趙德奉，描羅漢像於成都大聖慈寺竹溪院壁，此爲文獻上之嚆矢；次之者，後梁乾化中洛陽之沙門智耀，構應真浴



室列十六羅漢於西廡；前蜀杜子懷、杜醜龜及羅漢妙手張元（有張羅漢之稱）各於東律院大聖慈寺之揭諦院，及同寺灌頂院羅漢堂畫羅漢像；而禪月大師貫休之十六羅漢，尤見稱於世，遺蹟至今尚有流傳；李華亦善畫羅漢，有李羅漢之稱號；其他若大聖慈寺之有羅漢閣，後唐同光元年，宋州廣壽院之沙門智江，其住院堂宇，亦塑有十六羅漢；唐山（直隸）宣霧山摩崖中，亦具十六羅漢，與天成中諸人各軀造像並列；左禮，張南及吳越王道求所畫十六羅漢，載於郭若虛著錄；南唐之陸守立，畫羅漢一堂於李後主之金水閣上；入宋以後，羅漢之畫塑更爲盛行，文獻不勝枚舉，終成五百羅漢；彌勒下生經之四大聲聞中，加入迦葉與君屠鉢歎二尊，或迦葉與法住記者，難提密多羅（慶友尊者）畫塑爲十八羅漢；此事蓋起於五代；至張元貫休等之作，則於蘇東坡曾吉甫沙門德法等之圖見之。由此觀之，楊惠之有十六羅漢或十八羅漢之作，究難取信。則保聖寺之十八羅漢塑像，不得不謂爲與本尊佛像同爲祥符重建時之物也。雖十六不稱十八，而作羅漢聲聞之像，日本法隆寺壁畫亦有之。至於畫寶頭盧尊（十六羅漢之首位一人）聖僧，行道羅漢，或傳法二十四祖，四十二賢等，五代之前卽已不少。唐之壁畫錄，曾詳細

載之，是則不言數之羅漢，爲楊惠之所作，或亦理所應有者。回憶甫里志記載，明代以來，其所認爲惠之遺作而不疑者，似未可全能否認。

前面關於建築的幾段文章，真是難得的。因爲該寺既倒，除了這點文章，便無從考證了他對於我國的古代建築學，真用了一番苦功。唐以前的，沒有什麼，唐以後的，宋代的，他真有點研究。我很希望他說的日本法隆寺、藥師寺、唐招提寺、圓覺寺、永保寺等等，也有中國人去考察一番，做一番引證，和我們中國挽回一點面子話說得太遠了，我們就保聖寺說大殿是沒有了，塑壁也幾乎全毀了，還有一丈左右未塌，裏面還有一尊半羅漢，現在都圍在竹籬裏面，我們沒有看見，不能報告，所謂本座的釋迦牟尼大佛像，前面已經提過包在竹席子裏，他旁邊兩侍者，却同盟罷工回西天去了。大小共餘七尊半佛像，只看見五尊，塑壁是一片成東西都沒有看見，只看見一些泥塊，未嘗不是一件大憾事，待新屋落成，再去看罷。

末了，我還要聲明：這裏面引用了許多大村西崖的塑壁殘影前面的考，原爲日文，大概係陳彬龢先生譯爲中文的。閱者要感謝他才對。